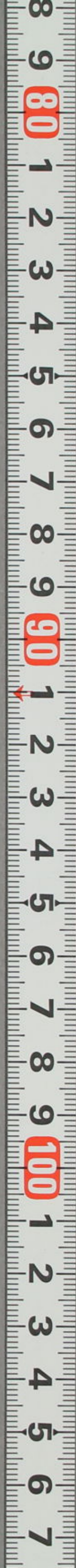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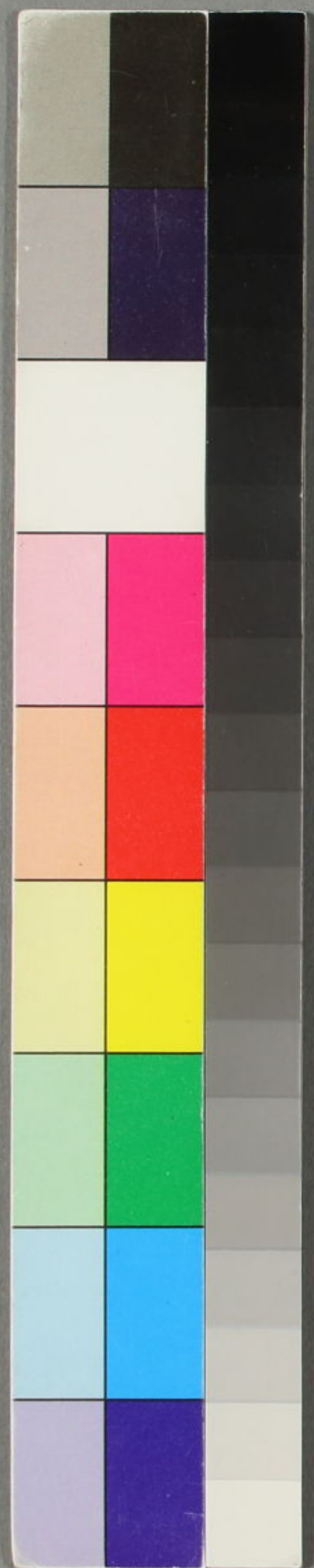


論語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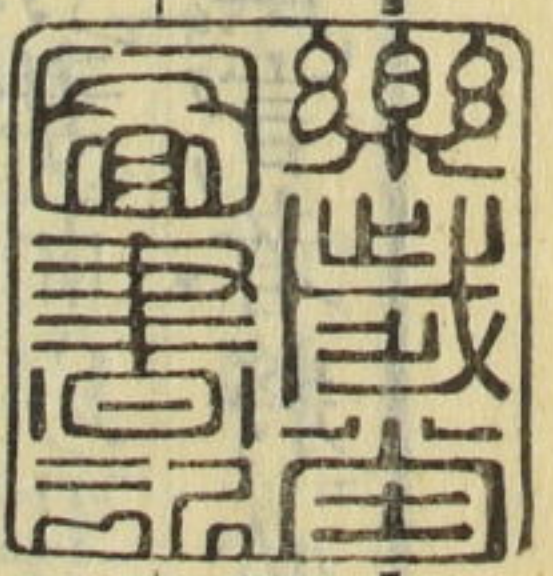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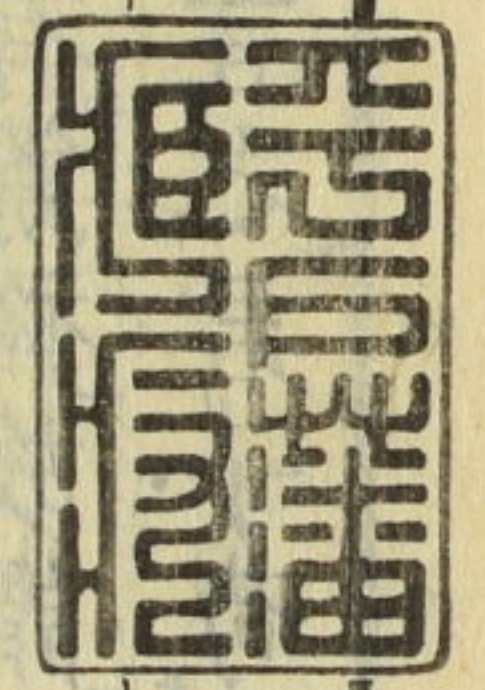
三

□ 12
917
6





論語繹解卷之三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公冶長第五

此篇承前篇末數章之旨首緝言辨外材質以
遂明君子之文章本發之於中德而非一切外
形華飾之所可以得儕及者也凡二十七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
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
以其兄之子妻之公冶長孔子弟子妻者納為儷偶而使主內者之稱可妻者言其人

足可使以女相配也。縲，長索連縛人也。孟子云：係累其子弟，戰國策云：係累吾民者，並與此縲同。縲，繼同。繫縲以控制之義也。罪解見前。以夫子之語意推之，公治長蓋當是有所連坐以陷獄中，而又有故不敢自白其冤者，乃亦一長厚訥言之君子也。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其為人慎於言，蓋嘗於詩三復白珪之章，則其人德操可以想見者矣。

此章以公治長承前德不孤，以南容承前訥於言，且以見夫子與人之義也。公治長嘗陷獄，不自言其冤，然以其德必有隣，故夫子則明知其在縲絏之中，乃不辨白之，故也。而特為之言，非其罪也。且嘉其為人長厚有餘裕，故謂之可妻，而以其子妻之也。南容亦慎言之君子，苟知慎言者，將必言行

相副，華實相成。若斯之人，居有道之邦，則其內外如結之義，足可以被上之監拔焉。故曰：不廢也。居無道之邦，或能遜以避之，慮以閉之，不與時陷，又不誠於俗，而可以免於刑戮之汚辱矣。故曰：免於刑戮，而以其兄之子妻之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其為人及行事皆無所可考，僅傳其曾治單父之一事而已。是以當時篇述者，意所屬擬者，難得而知。然姑且就夫單父之一事以考之。子賤之為人，其彈琴任人之治，蓋亦不事於繁為煩言，而壹尚德治之簡之人也。

子賤尚德治之簡，而夫子稱之為君子者，蓋務為

言辨以標榜者槩皆小人之為也簡言居德率是君子之倫今欲明南容行義之善故更舉此夫子許子賤以君子之目者以見其旨也全章之義乃言行若子賤者實是君子者矣世或稱魯無君子者不知何所取而其言乃若斯乎今魯已有若子賤者則是魯實為有君子者矣世之所言者豈非謬語乎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器解見前瑚璉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此與下章乃承前意而更又見夫子不尚言辭之

之旨也子貢孔門善辨者而此舉夫子品自以若是者則其旨自可以知也賜也何如者子貢蓋欲知夫子所視已之品目何如故問曰賜也何如夫子之答不許以君子而唯以器者其義當參之於前君子不器之章以見之也蓋子貢長求之於言辭而短求之於簡默有餘於文辨而不足於德行故以器字答之也子貢已知夫子之不許以君子之旨而又未知所喻何器之比也故復問曰何器也夫子以瑚璉答者蓋欲明其所謂器者乃非小人之器而君子之器也故特引此宗廟之重器以

為之喻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

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仲弓為人提於可使南面

之章考之蓋亦重厚簡默寡於言辭之人也佞者便巧以為為令人意安於已者之稱也禦者謂拒以當之給者能應其所須而輸其物之稱也屢者雖其所合於此而每為不可期之稱也

此直為前朋友數斯疏之章特更舉此以申明其

義也仲弓簡默寡於言辭而時人之所尚自子貢

之輩皆以華辨飾辭為貴是或人之所以譏雍之

不佞也仁佞之義實大相乖違或人不能知是義

是以併言之以譏仲弓也夫子答云禦人以口給

屢憎於人者言不復顧後而任口辨則其不信必

多而其言之屢變為人所憎也不知其仁以下言

吾雖未知雍之果仁與未仁而且於言佞字則其

害已如前所言則焉用務為之乎蓋深正或人之

言失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漆雕開孔子弟

子字

此直為前事君數斯辱之章更舉此對語以明其

當從之方也夫子以漆雕開為其言行相應定不

浮虛故勸之仕而開乃自思其實尚未得言與行

信能相應而無違差也遂以此對夫子以辭其勸而夫子又喜其好學而用心善得其方故說也斯者乃指其所嘗學而今口所能言之者也未信者即所謂數者之所由發開懼其由此以取辱故辭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於海一作于海今從阜侃本桴小筏也林與裁同又按凡道言行不行者並皆言其民心自能取仁從義以成俗曰道行也不者反是此已下夫子品諸子材德之數語亦從前類也言我若曰道不行故今將乘桴浮于海則其願從者

唯當有子路一人而已此蓋夫子設此以語子路為入之言而子路乃以為夫子與己而聞之喜然非夫子之肯故更言以釋前所言之旨曰彼本一時憤世之語已然於由謂其從予者乃以言其好勇過我無所取人之裁者也蓋子路好獨潔而自喜太過故於其無所取裁者亦以為可而不謂海外之地不可居也此章先舉夫子抑子路之言以見德之不在勇徃直行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

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
 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
 言也不知其仁也千乘之國解見前賦兵賦也求冉
 求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
 邑長家臣之通號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束帶
 者按帶有組帶革帶但革帶須束諸組帶之上而朝
 服必用革帶
 故曰束帶也

此章先承前章以見子路之勇往却自使其仁難
 見而知也雖求赤亦各有材能却自掩其仁也不
 知者言不知其仁也不知其仁者言其人之仁與
 不仁吾則不知其果何如也可使治其賦言其材
 勇敢堪任軍事御衆徒也可使爲之宰言其人公

直且有衡略堪出政令制財用適其時宜也束帶
 立朝與賓客言言其人善儀容而長於辨也此章
 抑勇與才辨以見其並非仁之事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
 與女弗如也

此章乃德不孤之正應也顏子終日不違而夫子
 許之則可見仁之所見者不在勇知與才辨也但
 子貢尚未知顏子之所長徒以聞一知十對之其
 言不足以爲顏子之定評故夫子改之曰審汝所

言之旨蓋謂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言顏子實賢於汝也夫子之所以改之者亦教子貢更去其知也蓋與其意而不與其辭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晝寢者寢也菽生茂卿引康子晝居內寢之事以為證者得之矣朽木腐朽之木也雕者刻之令其體內有所去起也糞土所用穢培壅之土也圻者圻墁之使之平泥也誅者謂持施之因使其內有所絕離也

此章亦發夫子無取於華辨之旨也宰予晝寢者蓋人或以宰予為之而來告於夫子也朽木一語

蓋古語夫子引之曰於予與者言吾道此語豈嘗於謂宰予發之與何誅者言此語意蓋言其全體之質不可以受禮文則雖後日或見其人有違禮之行亦何擇以誅責耶乃其謂宰予以若是者已久矣後之子曰蓋亦同時之語但其事端稍異故遂冒以此者耳言始吾於人聽其言善雖未親察其行事而輒已信之以為彼其所言已若此則其行可知己今則不然聽其善言則更又觀其所行之合否然後始信其人之果為善也於予與改是者言吾所改前行者豈嘗於謂予改是與夫子故

以其不記前事而言之所以深尤宰予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

剛者不屈撓而行者也甲枨字周魯人亦孔子弟
剛子也枨或作續或作黨慾者欲致其之來入而內
為之動者也

剛字正與朽木糞土之義相反對而夫子之荅更
辨慾者不得謂剛剛義益精故編者更置之於此
也不能窒慾者每值其事物其氣志必為所牽制
而其身不復自覺其柔屈枉撓可耻者正亦與剛
者大相反異矣是以或雖徒見申枨外行屈強舉
之以應其選然夫子乃知其內氣之有慾而終未

許其剛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加者語相增加因
以其賢壓人也

此章亦抑言語之旨也好言辨者難免有加人之
弊而子貢此所稱即為忠恕忠恕者違道不遠者
也夫子以為子貢之德業未可遽得至於此故曰
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文者以辨物而定之於象
者也章者文之中以成
其別者也性者心之所發有成而以自亨者也性與
天道皆無二歸故合言之也

此章通結前數章之義而略見其要指之所在也。夫子之文章者乃夫子之所言乎道而成其條理辨別者也。可得而聞也。不可得而聞也者言夫子之所言語應酬者一皆本之其胸中文章而如其文章猶可得而聞之。蓋如子貢問伯夷之怨否而知其不為衛君。即是也。若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雖固亦為夫文章之所本而獨以其義微妙旨涉幽奧故自非通人達才雖夫子有言之而亦難得而聞之。故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者乃由其聞者之學力知解未能相及是故學資積者其受益增多實踐勤者其造道愈深子路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者乃亦欲學不躡等盈科而進其卒乃得聞於夫不可得聞者也是以躬實體任以成其智又遠於受訓以惜空過矣此蓋當時門人羨子路之志以錄之而編者以與前章之言足互相發其義者故又置之于此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諡曰文敏解耻解並是前下問

謂問之卑下之人也

此為前有夫子文章之章特舉此以發彼所云文之義也子貢疑孔文子之謚不與其為人相稱故問之也敏舉之於其行事之際而言者也好學就其所儀刑之常而言者也不耻下問據其所懷蘊之實而言也蓋不耻下問則實志於道矣以好學則義文行乎其中也以敏則能以其義而動也知三者備則其溢之所命者不復疑矣故斷之曰是以謂之文也據此所云則知所謂文者亦當深求之其中而不可徒求之其外者是編者之所以

舉之此之旨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

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之字也恭敬養惠使

義等辭並見前役民以其相輔養之道者即是義也以人君私慾役使之者則是不義也

以上數章尚忠信而抑浮華之義已備盡矣因又舉此言君子之道者即與前汝器也之章為反應以見其義也易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可以見道器相對待猶天之於地氣之於形也是故子貢已有其器則必有其道存焉子貢能用之即是子產之道矣子貢未能用其道是以

徒賢於言語而夫子未謂之仁也是故道者乃行之於其心者安人以制己是以行己也不得不恭事上也不得不敬養民也不得不惠使民也不得不義斯乃得為君子之道矣若徒見之於其身者志在成己器而未能及諸人乃於恭敬惠義必未能全盡其美而徒亦為君子之器而已斯乃子貢之所不得許其仁也學者於此等之義尤當詳玩焉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皇侃本而

下有

與人交久而愈見知其可以賴也是以人敬之也中則愈久而愈見知其可以賴也是以人敬之也夫子語之不言其忠信而以善交言之者蓋欲人之思之以得其道也若乃禦人以口給之徒者愈久則愈疏矣編者之意乃以有此反應之義舉之於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臧文仲魯大夫

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

此章以見夫子之所謂曰知者與世所謂知大有徑庭也文仲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

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夫子乃欲明其稱之不當故特舉斯事義相反者以及詰問之也蓋知者神能通於其方而致本之焉之稱而今觀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之事則是其人已自以羊朱鎔以為己知不如龜也然則於知之所以為知者其本已差矣而世人猶謂之為知者不知以何如為其知邪以此見夫子之所謂為知者專本之其內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

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

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

穀於菟忠者所發不欺所託之稱也崔子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清者濁之反乃不居以自陷夫汚辱之謂也

此章以見夫子所謂曰仁者與世所謂仁者大有逕庭也令尹子文三仕三已而無喜愠色者蓋其人無以勢官自利之意也而告新令尹者蓋無相忌之心而以其君事為重者總之即所謂不欺所託者也陳文子棄馬十乘而違之者蓋欲速去而

不暇將之以行也。崔杼弑君者，大夫之權重於其君，是以遂作悖逆，而當時列國大夫之權皆過重。如魯季孫可見也。文子本惡崔子之逆亂，而恐其不義以汚己，是以去之他邦，欲以求所託焉。而視其大夫之權重，與崔子不異也。復恐其終有不義之行，以汚己，是以復違之。一邦也。子張已得聞夫子之答，而猶疑其人已忠矣，其人已清矣，則是或本於仁而然也。是以重問之，仁矣乎者，猶云可謂之曰：仁矣乎，未知焉。得仁者，蓋如忠與清，雖為可喜之德，然間亦有或不必由其情，而性質以然者矣。若乃仁者與性質以然者，異矣。而一人之行，夫子未知其賦性以然，與操守以然，孰是故未謂之仁也。此亦子張輩所擬為仁者之所以致與夫子之仁大異，其差謬之本全在此。旨之未透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魯大夫

父名行

前二章仁智之旨要皆本之，其人之思不思而論之，故至此章遂歸其重於思也。三思而後行者，乃世俗稱季文子行事之辭，而季文子實非三思而後行者也。是以夫子微言其言之非實也。再斯可

者言如二思則非文子之所能者且使其再思之而行則庶可以得其行之得當也蓋季文子雖有思以行而未能再思以本之其始終是以其家強僭悖於禮制矣使其思本之始則外物除蔽而行得其當故云爾也又按夫子此言與前二章參合以求之義則學者於其心必有津津焉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仕於文公成也公甯有道蓋文公之時也邦無道蓋成公之時也愚者任人謂之為愚而不敢發一語也

季文子再思則可得以外惑及前數章所云抑

浮華辨說等旨至此稱甯武子之愚其義正相照應始乃見其深願者矣凡人率好顯能見智故如見其智能者人皆可及也如武子察時察機韜能藏智慎默不出以遠禍害則非外物擾乎其心者之所敢企及者也故曰其愚不可及也且邦有道無道之語又與南容之章同學者當反覆以求其所同之旨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歸者己歸其鄉也與者姑設其物而擬之其實合之辭也狂者繆聞妄見驟發無當雖內之而不居焉者也簡者省約所納而以應乎外者也斐者分別而文貌詩小雅云斐兮斐

今成是貝錦夫子之語蓋本於此裁者就其中分割以納之所制之稱也

此章明夫子之文章有自所以裁之者與上性與天道之章相應也夫子周遊四方此時方在陳而偶思其鄉黨小子而欲歸以教之也成章者言斯二者各出其所見而言其義斐然以各成章于一黨之中也諸門人弟子居鄉黨皆未得夫子之要道乃或狂或簡以各自是其業而小子之學焉者徒增疑惑而不知有就其中裁取以用之之定準也蓋所云天道者即所以裁之之定準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以希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事見於史記念者引思以著之心內之稱也怨者以不足於己而憐念之彼之中之稱也希者雖有之而甚少之稱也

此章正與前令尹子文之章為照應以發仁之義也伯夷叔齊乃古之所稱仁人者也而夫子所稱之以是則仁之所以為仁者隱然可以喻焉故舉之於此也舊惡者他人之行舊嘗惡於己者也蓋伯夷叔齊有其行事若此者而夫子因稱之也而其事實今亡所可考矣凡人所以有怨者率莫不由念其舊惡而伯夷叔齊乃志在仁於人是以斷然遺之不復引念則是伯夷叔齊之所以怨惡希

少善成其仁者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隣而與之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醯醋也直者從內正而行不為外枉也

此見趨外迎合以求合者之未為至善也其家無有則謝之而可也乞諸其隣者求人之親於外也此雖微事而其心術所見猶未可名以直者是以夫子譏之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亦耻之左丘明蓋古人是也左丘明蓋往以為孔子門人之名遂謂春秋左氏傳為其所作馬遷又云左丘失明其有國語然並皆妄擬非有實

據此今皆弗取

巧言令色足恭是專務外飾以求親人似仁而非者古有左丘明者嘗稱耻有斯行而夫子亦耻之猶左丘明之所耻者也匿怨而友其人者是亦其行不本之心而以取人為務者非仁人之所行也是以左丘明耻之夫子亦耻之也此又與前數章之旨其意略相類而與仁而不佞之章為反應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者懷之

爾猶言其也憾心不滿也伐者謂自誇也施蓋施報之施施勞者亦為人施其身體之勞也

前章已見夫子所耻為者故此遂見夫子之所志者也而顏淵季路之所志皆非不善也然而子路以外物顏淵以身視之夫子於其德者優劣之分亦自見乎其間故連並記之也施勞者自稱其功勞之為其人施也老者安之者已善事之以使之得其安處也朋友信之者已善守之以使之得其所託也少者懷之者已善撫之以使之得其所欲也此亦夫子至仁而却以道於中庸為其志也

○子曰己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訟者

爭曲直于官有司也

此章以見學者所當用意與前伯夷叔齊之章其旨正亦相類己矣乎者朱熹云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者得之矣見其過者謂見其身之過也內自訟者蓋好學而志切者而後始有如此者矣常自尊德性是以其自視於內重於外矣故一旦見其身之有所過則未耻之外而自耻於內乃始有自訟之事矣此章又與左丘明耻之之章相照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

學也

焉字下略折
忠信者三字

十室之邑小邑也蓋言忠信之人隨所得之矣然其人率不好學卽是心無所師法而行無所加進者矣且君子之所以貴忠信者以其可以能成所學也如其不好學則亦瑣瑣小行固陋相因豈足以語君子之道乎故曰不如丘之好學也以戒人當尊德性且道問學也編者之所以置之於此之旨蓋亦欲以警學者令持前數章尊德性之旨而又道之於問學也

雍也第六

此篇承前篇中狂簡斐然之章因示以夫子所以裁之之義也始先明君子之學尚簡質質成而文之因又次以論文質者而次又以言文之與道一歸也者蓋於是乎德質得守而文不爲虛飾矣此乃夫子所以裁狂簡之要義也篇末一章近取示方者乃更復要學者之用功於夫簡切之處之旨矣凡二十八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南面者易說卦傳云聖人嚮陽而治

故南面謂人主立位以臨民也子桑伯子蓋魯人也

此章先見簡之當有裁量也但此二語本是異日之所言而後語固為其有臨其民之文故并記之而其實所要又在其論簡之數語以與前篇狂簡之簡字為照應者也可使南面言其人可以使君臨民也子桑伯子行簡而仲弓欲知夫子之所可否故問之也夫子答曰可也之下更云簡者或當是其人似未可許其可者故特釋其所以可之之旨而云爾也居敬而行簡者謂重民事因舊章而不復煩細增累也居簡而行簡者非惡事而惰放

即遁世恣意者仲弓因言但舉簡字恐未盡也夫子善其精到而然之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反其心也

此章又見敬簡之於問學者也凡斯二者之行若使在不好學者即必為氣所掩奪而是非錯亂彼此偏陂矣顏子好學而義文存乎心德性誠於內是以能不遷不貳矣敬簡即亦如此而已矣短命

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今也則凶者言今夫子之
 門以好學如顏子者也未聞好學者夫子之弟子
 固無其人矣而其他亦未聞有好學如顏子者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
 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
 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
 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隣里鄉黨乎子華公西赤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急者謂我待彼到之間甚迫促也原思名憲孔子弟子也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也九百未詳

此章見冉子之狂也子華使為孔子使也乘肥馬

衣輕裘言其富也周急者謂其所求要在於至近
 而難待子華使還之日者聊少與之財使之以得
 及其還之日相謀也繼富者言子華雅素奉養饒
 給而今多與之粟使之因以得今日之奉養不異
 於他日也與九百者夫子給其俸米以此數而原
 思則以其多辭之也毋以與爾隣里鄉黨者蓋夫
 子素知其貧常多受人恤救而欲以報之故云爾
 此并記原思之事者即夫子周急之證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儀牲也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

仲弓之簡敬夫子之所與而仲弓素賤曾未為或人所稱許故夫子復為稱之也犁牛之子者欲言欲勿用者故聊假設之譬而以發其辭也言人或以其素賤惡之欲使之勿用然其材必自當為國家所知猶雖犁牛之子山川之神不舍之也此章亦見夫子之所嘗稱可使南面之故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成數以語其久事之不己也其餘者其心依仁之餘即下章果達藝之類也

此章亦言顏子之學專自簡而入而夫子稱許之也顏子以居仁為志久之未嘗之違故曰其心

月不違仁也凡君子之學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如是而已矣今不違仁者所謂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者也苟美己在其中則其必暢四支發事業此即亦夫子所謂其餘者也日月至焉者言積日累月久之自至焉矣而已矣者蓋以盡其槩略而不復究之辭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日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日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日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日求也藝於從政乎

何有果者遂而實之稱達者物之至徹也其極之稱藝者殖技於身之稱也

此章乃前所云其餘者也從政謂為大夫也果則
事無警滯達則能辨物理藝則應物不倦三者皆
從政之善物也於從政乎何有者言三子者其內
美已如此矣則其於以從政於外乎何不可之有
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
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
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

南魯北境
此章又與前驛且角之章為反應也觀前章所言
則季氏之力固足薦數子使為大夫矣而閔子乃

不欲臣季氏為之費宰至乃曰再來召則欲去之
齊者孔門德行諸子所於其出處之志於可觀矣
是以編之于此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凶之命矣夫斯
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伯牛孔子弟
子姓冉名耕
牖者室之牖在戶西而其外為堂禮病者居北牖下
君視之則遷南牖下古人於君父師敬或有同者則
雖其禮亦必有相同者焉今云自牖執其手乃其在
南牖下者其義自明蓋伯牛尊夫子故有此禮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者蓋伯牛疾將不
可救藥於是子往省之而其歸復自牖執其手言
之重惜之也夫子之所有斯歎惜者蓋夫子平日

於德行諸子皆期之顯用故曰山川其舍諸乃其於伯牛亦必有如此者矣是以及其將凶之也以天命矣夫歎之也斯人者言其德行大賢於衆也斯疾者言其將不可救死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簞竹器食飯也瓢瓢也陋巷其品卑於中也

此章以見德行之人於其出處之操也賢哉者言其志行大踰常也其貧如此若使他人居是地則必將憂悶困憊以中變其志操因事下進焉今顏子獨以其貧日甚而不改其樂天知命之心以從

夫不義之營求而自脩以任其天而已豈非能為衆之所不能為者乎故曰賢哉回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者謂自作其界限也

冉求非不知夫子之道為善而不能行之又自以為是己力之所不足以任者也而遂不復疑其義以陳之夫子之前而夫子因辨其非也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者言力之不足者當先勉強任之至中道力盡而自廢極焉耳今冉求乃未先試勉強任之而預自裁量其不能是為自立限而不行者矣

不可謂之力不足也故曰今女畫夫子之所欲其任者乃如顏閔及仲弓之行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者以天地

相通之道而於已定之者之稱也

前數章已備言居敬任道不為身謀以俟天命即是君子儒之所從事者矣若小人儒其言則辨其心則矯偽徒揭仁義之名以沽譽競名而已子夏長於文學而其弊易至於小人儒之事是以夫子戒之也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哉曰有澹臺

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哉字從阜

侃至武城魯下邑澹臺滅明字子羽徑者路詭正而易達者

此章亦見孔門所稱人材者大與世俗異也得人焉耳乎哉者言女善治武城矣其或有人問之則亦有可以曰得人焉耳者哉蓋夫子先為子游所答之辭以為問辭也行不由徑言其人簡直也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者言其人不欲援上以干求也蓋此章以下欲明君子儒之義故此先置論論其人之善質者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

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友魯大夫字子側伐誇功也奔者軍敗走也殿在軍後而與敵逐者

相拒也

此章明文之不可不用以為飾也魯與齊戰軍大敗走孟之友獨在後為殿人迎功之子反不欲有其名故曰非敢在後拒敵也馬不能前進耳夫孟之友之心固不欲其伐也然無假其策馬與其辭則亦不足以成其不伐之實也此豈非文之不可不用之為飾之一明證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

祝鮀衛大夫字子魚其人善佞為人所悅者宋朝宋國之人為人所悅者免者免禍難也

此章見文飾之不可不用之為飾也言內有宋

朝之美為人所艷者又當必有祝鮀之佞為人所

悅者以副之其外若不有佞而徒有美則必為人

所妬害矣今之世者指當時衰亂之俗也祝鮀之

佞宋朝之美蓋以譬質文而卑言之也當時之俗

衰亂疾正尤當以文行之以避其禍害之至也難

乎者蓋揣度之辭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者何莫由斯道也

此章明文飾之與道無一也言人皆知不佞則為

入所惡是以眾人皆外務之譬猶出者必由戶雖

乃君子者亦必由文以達其義則誰能不由戶者哉何莫由斯道者因遂示道之所以為道者也言道者無他矣取其文自施之其中者也蓋其施之外者與施之內者其相去之間如不大遠者然何其莫見一人之由斯道乎蓋明道之所以為道者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質者即前簡直之謂也文者即前言辭之謂也彬彬者兩物互為會通相從而不可已之意前章已備論文質故此章總括其義以歸之中正也質勝文者譬如孟之友令之不策其馬且不言

馬不進則亦類好伐誇而近似野人文勝質者即所謂小人儒者蓋如衆人之行出必由戶而莫以道由之則亦徒辨誇博而近似瞽史是以必備有斯二者而後始可得稱之君子儒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直者謂其行直於道也罔者謂雖內有其性而以從血氣之慾故蔽揜以行之也

此章與前難免今之世之章相應也人之生也直者言人之所能達其生於斯人之間者皆由其互相輔養而以得之者故非以直則無由以生焉是故君子與小人皆莫不由斯戶而出者矣是故亦

渾稱曰人也蔽罔其直而以行者天地神人皆憎之乃其與刑戮相去無幾矣曰幸而免言本當以被罪遇害而其不然者乃亦非道之自然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承之而不厭乎其中之稱也樂者心暢適乎其得會通也

知之者雖言能辨之而其心未能悅以承之故不知好之者好之者雖其心悅以承之而未能暢適其中以至合一故不如樂之者也此以示知之好之者尚未免時有蔽罔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

上也

上者蓋性於道之品別如前知好樂及下章知者仁者之別是也下者蓋行事之趣舍也又按

日中人以上以下乃知中人則上下皆可語也

此章亦舉文質之義也中人以上中人以下者監別其人物之資質也所以語者傳以文章也此蓋以見夫子之與人專視其資質之高下以加其義文之所宜而不妄過與以強之矣編者錄之於此者蓋欲以使學者質必慤文必合質以濟其美故錄之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務者謂身事為之而不中之

違也民之義者五倫之宜也難者謂身所難行也獲者謂身有所獲利便也

此乃前章所謂語中人以下者也愚者不知求鬼神之情於斯民倫理之尋常故背道戾義毀倫棄理顧祈福於鬼神於是狎黷慢褻以事淫穢之祀矣然臭味日薦而禾稼日至亦唯不務其所當事故也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小人以務民之義為難事而以事鬼神謂必獲其福矣此其所以與仁人之行大相反者也仁者任道行義以自達其志而不為利謀是以自他人觀之其所主講者在人之所謂難者而凡彼冥福陰護

之屬或容有此而在所不必講矣故曰先難而後獲也樊遲問知又問仁而夫子所望於樊遲在欲令先得其知且仁知本非二端唯有內外淺深之差者爾故其答詳於語知而略於語仁讀者深味之而可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樂者心觸其所應而快暢也壽者躬遠其所歷而固存也此以言其德永貞即與楚語臣能自壽之壽同

此知仁之別乃前章所謂語中人以上者也知者擇於仁從善而遷其為德有似水之依地流止者

故知者樂水也仁者篤其志居其義死而後已其
為德有似山之累土敦厚者故仁者樂山也故又
曰知者動仁者靜又知者行其道皆所得其願者
故曰樂也仁者保其德皆所敦其常者故比其象
曰壽也必得知而後能仁矣而二者之別大同小
異者也夫子欲使學者已得知又益進於仁是以
細辨審別以明二者氣象之所不相同者也至若
其中之深味自非中人以上恐未足以得之爾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齊魯道者皆就詩篇之國

風雅頌而稱之也齊風也魯頌也道周道謂大小雅周頌之所訓者也

齊風曰魯道有蕩齊子由歸疑夫子此訓乃發之
於說此詩之時者而編者錄之于此者亦以明進
道之有等級次序又以益見前章所語上下之不
可妄過也齊風之所肯大抵言雖未盡知而殫其
所自知以從其行也魯頌之所肯大抵言明其德
以自除其邪慝而不敢休也周頌之所肯大抵言
受命行禮無所不宜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
於道者言學者學於詩樂先已以齊風成其知然
後一變之則至於魯頌之所尚既又一變之則始
得至於道也曰一變者言其相去之間不遠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方也史記酷吏傳曰破觚為圜陸機文賦云或操

觚以率爾注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韻會曰竹簡也與觚通

觚以其方形故名觚而夫子之時民或有用觚之不方者夫子因譏之以取喻也所喻蓋言大夫以上稱之曰君子是其人宜有君子之德而今其人率皆無有其德則是猶名觚而實不觚者豈可謂之為觚哉要須先有其實而後加以其名也其言雖微而旨甚切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

罔也

有仁之仁一作人者非是仁者者謂其人常求仁而從事之者也井阱也逝者語其之往之從

於遠之稱也欺者料彼分際而遇以不中之稱也罔解見前

前章言君子之名不得其實此因又明君子之實之不至為其名而惑失其守也井有仁焉者言君子從阱則有成其仁焉其從之者言君子固求仁則其或聞人告云爾則雖知其阱是陷人之處也而身以求其仁而往從之乎蓋宰我疑君子求仁則不避身害也而欲質之夫子故特設此辭極言其旨曰井有仁也何為其然也者夫子答宰我之有此疑之辭何為者言宰我之意有何由而以為

其事然也可逝者言可使之自逝其所向也不可
 陷也者言不可使之來陷於我所設之阱中也可
 欺也者言可欺瞞以外之也不可罔也者言不可
 罔蔽之以為內於我也蓋其告之者小人也小人
 與君子其道不同矣是以小人終不得誘君子而
 令之踐其所道則君子初無為小人所罔陷之憂
 亦自行其道而已矣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者謂物之衍出以益及其外也約解見於
 里仁篇注畔者謂違我而以附麗於他也

前章言君子不為小人所陷之義故於此又示學

者與君子不畔之方也顏淵博我以文約之以禮
 之歎正與此同君子者謂君子之道也文者德之
 器也學之而多其所識則德博而化乃可以得其
 道之行乎已也約者雖通其道而未居其位則言
 不敢專行不敢擅者也蓋以讓之君上與父兄及
 賢者即約之以禮者也畔者蓋有悔吝與君子之
 道義相畔之謂也矣夫者夫子自謙未定以為如
 此故作疑辭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

之天厭之

南子舊說以為衛靈公夫人然衛國夫人
 當書曰衛夫人而今但稱曰南子則知夫

人之說非是且夫子以羈旅之客見其國君夫人決無可至於相親狎之理則子路何不說而夫子亦何以言予所否也故知此所稱南子即南蒯也矢者以致之其距遠之處而以申發之各矢之者蓋告之以其後之所當有此也否者以天之所命於身過之不行之稱也厭棄絕也言天棄已使死也

此章與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之章其義相應且與罔之生也幸而免之章相映以錄之也夫子欲見南子之時子路以南子小人也謂夫子宜當絕之勿見而今欲見故不說也君子之所不與小人同其道以罔非辟者亦唯畏敬天之威以保之而夫子之所矢乃見其義故錄之以發其旨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禮中庸引此鮮下有

能字當從之為是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天下之大本庸者庸言庸行之庸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鮮者明餘外之無所出之辭久者謂能久守之也

此為前章多求君子於過高之意故舉是庸德以明君子之所本也蓋道統於天而德載於地德之為物容而弘順而動天下之民共之而著乎心矣是之謂中庸之德故曰人之生也直也其至矣乎者言是為至德無復尚之矣乎蓋以其所語大也故作疑辭也民鮮能久矣者言天下之民莫不由中庸之德但率皆忽由忽棄其期月守之不易者甚鮮少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也已博廣也施者施與之也濟者救濟也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謂其所作建之事莫不被於民庶而能以此濟其所施之衆也然而此非天地鬼神所運化者未可以冀若斯之功業者矣易繫辭傳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近取旨與同譬者欲喻彼物而明其狀以此物之謂也

仁爲君子所依之德而仁嫌或指博施能濟衆而言者也故因此問答以見其德所指之實要乃夫子所答者是也子貢意仁德之所爲其物殆彼天地鬼神運化之比不則未足以謂之仁也故有是

問是以夫子答特示以其所爲方也何事於仁者猶云此乃至大之功業何以事言仁以論之若欲必言其不能及者則其唯有聖人或能及焉乎然而雖以堯舜之聖德恐其猶有病其不能之乎已欲立而立人二句言見其位則先顧之已心欲立乎否而已所欲立者卽以立人見其所而欲達亦然能近取譬以下言欲仁者唯當期以自能近取諸身以譬夫遠物耳此未可輒謂之仁也而仁於此求之則由以得之矣故曰可謂仁之方也已

